

說部叢書  
第十八集初編

言情小說

塚中人

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

# 塚中人

## 第一章

某日最後快車自雪卡來。見白峰之顛。猶帶夕陽。遠望作玫瑰色。已而古勒斯得平原殘照。爲冰瀑之氣所蒙。暝色蒼涼。蓋已薄暮矣。倫河之濱。有旅邸焉。門外置長檻。男女坐其上。款款私語。女蔚藍其目。螺髮絢絢。嬌豔欲絕。蓋國色也。男齒方壯。攬女腰支。狀甚昵。女面山凝眺。見車自雲際而下。大裁如手。女曰。菱郎。車來何遲耶。男曰。不知。想過半句鐘。當至也。常日車至。必九句鐘。今已八時半矣。卿何望之切也。然吾亦甚恨其不卽至。令卿屬目不瞬。若忘我者。女曰。君何駛耶。男曰。貝撒。若知今日爲我結婚良辰乎。女仰矚山上。猛聞是言。轉睨之曰。知之。且樂甚也。男遂引女近己曰。菱郎。愛情陡發。若不可禁。時寓客出游。頻近其側。兩人甚礙之。

尋快車自南來。車駕五馬。行甚速。歌聲雜鈴聲。遠出縹渺之上。女忽謂菱郎曰。嚮君

受室亦樂此否。斐郎曰：「妒乎？」女曰：「異哉！」君何出此言。斐郎顰頷曰：「我與彼偕二年，吾貲乃咒我而去之。幸彼蒼憐我，彼婦不久化爲異物。不然安有今日矣！」卿誠見愛者，幸勿復及吾滋不憚也。

女曰：「斐郎斐郎，彼誠負君妾竊思有以厚君者，用彌君前此之憾。」斐郎曰：「然！」卿有以厚我彌我之憾，彼婦初去我時，我如喪天籠。今我乃一更生之人，卿歸我，我樂之。我且思有以媚悅之，崇拜之。顧斯世尙得有女子能令男子樂之，媚悅之而崇拜之，如卿者乎？卿試有以語我來。」

女未應。見冰雪初融，併爲飛瀑，自懸崖而下。冷氣襲人，女有寒慄之色。推斐郎手而去之曰：「君亦覺冷乎？」男曰：「然。」吾兩人如在雲氣中坐。耐人且取衣來被卿，何如。女曰：「急恐無覓處。」妾外套君已攜此，無庸更覓也。斐郎曰：「歸休乎？」女曰：「否。」旋起置手斐郎肩上，指環燦然曰：「君且坐吸菸。」妾登樓檢査中物。斐郎曰：「卿更來耶？」女曰：「諾。」斐郎渥女手曰：「吾意滋不快，幸勿滯也。」女去。斐郎遂入客堂坐遲之，復轉入暗室，燃火吸

菸。顧半晌未至。私念得母憊耶。偕我遠行游。樂何如矣。今日之幸福。沒吾世不能忘也。

菱郎步客堂中。且行且咳。逆旅故在歧路間。是夕客滿焉。晚膳訖。咸外出游覽。夕陽銜山。饒有佳趣。菱郎候女室中。徘徊往復。頗覺閨寂。心往嘉事。不覺莞爾。目光瑩然。何以故。彼乃曾嘗地獄之況味。今乃得此樂園。安得不忻然以樂。貝撒處子也。菱郎憐愛臻至。無可觸其怒者。女之愛悅。菱郎亦如潔紙之絕無污點。而菱郎卽以其愛之情。曲曲寫於紙上。噫。彼二人之纏綿糾結。固已久矣。

蓋菱郎本一情種。愛女之誠。殆不可言。喻惟嘗謬用其愛。故致受無數苦惱。今得此新歡。從前種種。至是都如夢覺云。

有一英人。美丰姿。膚澤目秀。鬚髮如漆。就菱郎與爲禮。且曰。天朗氣清。良夕也。對曰。誠然。斯時也。在英人宜更答曰。若雪風愈吹愈高。則天氣驟變。不殺風景乎。乃其意似藐菱郎者。竟不復言。先是貝撒與母亦嘗遇其人於邸舍中。至是猶能認識之也。

菱郎見其蔑已。亦不再談。欲去之。俄聞鈴聲與車聲益近。菱郎仰視樓窗。翳然有女子倩影。逆知女也。愛情爲之勃發。迴溯初識女時。女由女學堂歸。野花盛開。若與女爭顏色者。其時祇敢少示愛情於女。未敢必其果悅己也。平心論之。天下豈乏美丈夫。必菱郎乃當意乎。自念運蹇。所遇非人。今得淑女。真意外幸遇也。萬一不幸。女死有以身殉之而已。方心滿意得時。鐘鳴九下。快車自駕。特麥脫至。馬本騰驤如飛。今則如鼠。不復嚮之逐電追風矣。御者停鞭。適止旅舍前。司車與從者悉下車覓寓。旅中大爭出觀新客。女客亦著晚服。自寓中出觀。菱郎立階上。棄手中所餘菸卷。亦目灼灼視。俄一婦瞽然自車下。燈光映其面。諦視之。伊何人。伊何人。蓋其前妻自塚中來也。菱郎大駭。莫知所措。

## 第二章

就中有客似喪其魂魄者。其人爲誰。則菱郎也。菱郎獨據櫈坐。已而起立。新客各攜行李入。菱郎如夢如癲。以婦果其妻。卽嘗呪己者。至是竟甦矣。前此傳婦死者妄也。

貝撒時猶在樓。菱郎癡立不動。足如膠於地。目昏眩不見物。氣喘頸泚。曰。魔鬼尚在耶。噫。吾貝撒歟。將若何而可。時月初升。菱郎張兩手。據坐檻上。肌縮面如死灰。仰視蒼冥之天。思所以處貝撒者。

菱郎遭此變故。如地獄之踵其足而立。至約五分鐘。憂極心轉寂。不復能思慮。但覺滿腔苦悶。時時作小語曰。前妻尙存歟。吾貝撒其奈何。

遂哭。首俯及臆。脣白更無血色。心中常呼貝撒曰。貝撒貝撒。結婚嘉禮。乃竟爲橫風。吹散乎。如更妻前婦者。豈復人所爲耶。母甯死耳。菱郎歡情盡失。一若夙負孽冤。不先不後。恰當迎女之日。而薄然至者。然菱郎胡不預防。結婚胡不祕密。乃令遇此。菱郎而如愚也者。則亦何足怪。彼固不愚也。不愚胡不早匿避。然又安得預知其死而非死。一先爲之地耶。是時菱郎中懷鬱伊。無可告語。惟仰訴星辰。庶鑒其苦衷耳。旣不敢以結婚事告前婦。復不能以前婦在語。新歡展轉思維。竟不知計之所出。旅舍外有溪。冰溶水漲。百尺之間。溪流奔迅。若告菱郎以死所也者。然菱郎又虛一身已。

矣。而貝撒既遇此變。或不免於自賊。其若之何。言念及此。芟郎益形憂切。兩手自抱其頸。心如搗蒜。休女不可不休。又無萬全之策。然則仍與前婦爲破鏡之合歟。無甯與女俱死。念女方在妙齡。如花初放。豈容遽殘折之。則芟郎固滿擬與女偕老也。今乃爲惡魔所敗。心良不平。譬如盃已入脣。無端被人奪去。誰復能忍哉。

愁慮之極。此心幾不能自主。芟郎殺婦之念。遂歛然而起矣。芟郎秉性溫良。居然長者。捐宿怨。通緩急。凡百所爲。有誠無僞。與相處者。率重其爲人。至殺心一萌。直與猛獸無異。芟郎嚮固甚寵其婦。今乃憎逾其寵。而不知其過。皆在己也。婦聞芟郎掣新歡。道必出此。欲窘之。因踵而至。貝撒不知也。芟郎欲爲世界殲此惡魔。以爲貴在機密。故不令人知。亦不告貝撒。決欲以術致之於死。但不稔是否。仍襲其姓耳。若仍襲其姓。後必爲人所知。終不乾淨。一思及此。腦筋大爲煩亂。又念貝撒行且至此一剎那頃。必豫決定所以告貝撒者。

正焦思間。忽得一函。函舊且汚。字跡亦頗模糊。似隔兩三歲者。函中多情語。蓋前婦

所爲也。函云。妾未死。謂妾死者。聊以相試也。君不自慎。遽爾別締新歡。獨不念君曖  
妾時情語。欵欵視歌曲。猶娛耳乎。今乃恝然置之。過矣。過矣。雖然。妾力猶能簪君。君  
勿易之。君一工人耳。不甚讀書。得此粲者。意固得。然後此如何。所遭拂意事或更酷。  
於妾侍君時。亦未可知也。幸聽妾忠告。今晚十時。君宜往江干。飽吸空氣。妾候君於  
梁矣。妾已改姓巴。很合附聞。末署君忠妻赫拿氏肅。

菱郎閱竟。怒不可遏。撕碎其函。曰。譖哉婦。無良甚矣。然其魔力足以害人。十時之約。  
踐乎不可。不踐乎。又不可。正躊躇間。而貝撒至。殷勤溫慰。以脣親菱郎手。菱郎曰。卿  
愛我乎。如有意外變。使我兩人離異者。卿能爲我死耶。貝撒驟聞其語。大懼。脣掀動。  
面灰白。徐曰。妾愛君甚。然果有何事。可使我兩人離異者。菱郎聞貝撒言。心益難堪。  
仰目矚天。曰。月東升矣。卿疲乎。貝撒曰。少疲耳。菱郎曰。卿且入。詰旦。吾兩人當去此  
他適也。貝撒不應。但笑而吻其髮。菱郎促女眠。女入。菱郎子身戶外。寓客出入者漸  
稀。是時萬籟俱寂。惟有皎月與白峯頂上之雪。皚皚然相映。入人之眼簾也。

菱郎出時計視之。十時少五分耳。思踐約。晤前婦於江畔梁下。燃火吸煙。覺寒氣徹骨。毛髮森立。竟徒手踐婦約去。且行且思。不殺婦無以絕後患。然我豈殺人者而以人命爲戲耶。是夜月白如璧。萬籟無聲。仰視高天蔚藍千里。一色惟其地幽僻寂無行人。菱郎果恣殺戮。誰歎知之。近婦約處。懸瀑挾冰塊而下。注地成坎。江畔水凍不流凝。且堅厚。菱郎步其上。亦不傾跌。至橋畔。隱隱有婦人影出於路隅。頂深冠。著外套。厥色黝然。見其容。甚晰似。稍異疇曩。惟明眸皓齒。朱脣豐頰。則依然如故也。婦覩之。傲然作電笑。曰。菱郎。吾孰與曩昔美。又曰。爾所在。我罔不知之。菱郎曰。吾二人皆兩不相忘者。婦曰。君已變厥初矣。菱郎曰。然微異爾。我昔者童丱。今成長矣。婦曰。吾所謂變者。非容體之謂。謂德不如舊也。言已驪然。匏犀微露。菱郎曰。欲我何爲。而約我於此。婦笑曰。君忘我耶。新娶婦。我在邸中已見之。適君意乎。解調笑乎。孰與我適君時者。盍言之。菱郎聞婦語。脣塞目瞽。木立如偶。人尋曰。約我於此。徒以此語奚落我耶。婦曰。君不樂乎。欲遄返耶。乃驟抱菱郎腰。笑曰。容我聽君心跳動聲。菱郎怒。推

之去。曰。卿殆鬼也。瞞我奚爲。婦曰。何愚若此。我非死。死詐耳。以嘗汝也。汝何急於娶。斐郎曰。我守爾五稔矣。婦曰。五稔未爲久。我不負君。言時。視斐郎面。意似甚譎。斐郎絮絮自剖白。婦曰。我詐死嘗爾。於理蔑不可者。今復何言。甯破吭自殊耶。亦強制我之自由。聽爾結新歡耳。斐郎不應。兩人相對無言。但聞潺潺之水聲。婦曰。爾何爲娶彼女。以其富耶。女之歷史。我已耳熟。汝爲鬆工能資我金千鎊者。聽子可也。斐郎曰。噫。汝真魔也。婦面瀑泉言曰。爾納貝撒乎。言次。以秋波斜睨斐郎。斐郎視婦冶容朱脣。雖三十許人。猶笄年也。雖心爲動。然亦不能更熟其舊情。惟思彼何敢子身在此。而向我刺刺不休。私計不若貸金貝撒以遣之。婦曰。爾真捐我耶。忍矣。忍矣。乾笑不已。斐郎曰。叵耐人。我去矣。婦曰。汝去如我何。斐郎怒不可復遏。欲出强力擠之。婦厲聲曰。爾甯非人。甯無人性。汝舍其舊而新是。圖於心安乎。我雖無如汝。何汝獨不懼天譴耶。斐郎曰。爾過矣。我何懼焉。我適欲殺爾耳。婦聞言。色變。向視之。如笄年之女者。今居然一老嫗矣。面如死灰。而發冷光似流血之禍。不旋踵至者。斐郎復曰。赫拿。

行血刃耳。婦至是絕無生氣。矚然呆視。斐郎脣跳顫無血色。齒牙相擊。頰深陷戰。慄而語。斐郎曰。汝忍心竟至是耶。婦言此以爲斐郎眞欲殺己也。斐郎力仆婦於地。婦瑟縮若鼠。大號求去。急攀巖而上。斐郎面亦灰白。而曰。爾且下。我何肯自汚手。婦哀曰。活我。活我。語不成聲。又曰。我去。我。去。不敢更相聒。且不索金矣。願更一愛我。也。此處黑闇可怖。人君扶我下。我猶妙年。何可遽死。斐郎曰。爾猶妙年乎。害人之日長矣。我決不汝援。巖溼而滑。扶爾或跌我。也。婦曰。且憐我行當助爾。歸見新婦。乃濡吾血於爾手。乎。婦本忍人。斐郎罹其殃。害非復語言可罄。如更活者。斐郎之命懸其手矣。婦曰。汝真欲濡吾血於爾手。而歸見新婦乎。斐郎習聞其語。卽不置念。婦復言如前。狀甚可憫。雖然。斐郎初欲殺之者。至是竟手援之矣。曰。勿動。一手攀柏樹。一手抱婦。下既立道旁。相視無語。然皆面無人色。斐郎汗流浹面。婦喘且慄。瞠目視良久。忽驚呼聲震林谷。已而曰。吾豈真懼爾者。我早料爾無殺人膽力也。斐郎曰。信然。爾歸乎。婦笑而去。喉中格格作嘔聲。向雪地蹠行如醉人。斐郎見婦去。亦自歸。

婦忽返語斐郎曰。母懼。幸勿以今夕事語新婦。斐郎曰。我自知之。何待爾言。然我將授爾金百鎊。勿得更擾我。婦曰。愚哉。斐郎。爾有金百鎊乎。吾恐不得一辨士也。臨去。傲然握斐郎手。旣行。斐郎目送之。見其影掩映巖下。若墜者。悄然舒手向天。復徐徐下垂。而無術去其憂。謂此事告貝撒耶。將何以措其辭。

至客邸已十一時矣。寓客悉在黑甜鄉。惟貝撒及昏昏欲睡之門者。與英人某未睡耳。英人手菸謂斐郎曰。頃自外歸耶。斐郎曰。然。斐郎入更衣室。叩貝撒門。呼與談。貝撒曰。諾。乃著寢衣。長覆其足。袒玉臂。啟戶出。曰。斐郎喚我耶。斐郎曰。然。握貝撒手。不敢仰視。但令坐。已則側立。手揮頰之泚口。不能道辭。貝撒凝視斐郎曰。斐郎。何事憂惻若此。蓋女觀其容度必有意外之變也。

斐郎不敢以所遇告。唯唯而已。貝撒憂形於色。抱斐郎頸。輕聲與語。斐郎叉手不與女把握。曰。心不快適。明晨當愈。卿勿憂念。貝撒曰。如病。我當看護。且爲君延醫。斐郎曰。吾病非醫藥所能療。卿且下鑰就睡。客邸人雜。宜自慎重。貝撒諾。去其手於斐郎。

之臆。入室。非常驚異。去猶頻頻回顧。斐郎亦不親其吻。尋聽貝撒閉戶聲。乃敢舒動。斐郎仁而不武。終不敢殺人。坐檻上。呆如木鴉。面伏其臂。大哭。

### 第三章

女旣下鍵。取櫥中蘇打水飲之一笑而臥。已而亦哭。渾身戰慄。私念斐郎所遭何事。秘密乃爾。豈有不可告人者乎。抑不欲我分其憂乎。輾轉臥榻之上。久不成寐。謂斐郎將死耶。不知特憂惱耳。蓋斐郎之不卽告女者。恐女更事少驟聞意外之變。憂將不任也。

噫。貝撒豈稚子哉。女道已終。居然婦矣。且旣委身相從。忻戚自爾。相關何諱。爲斐郎卒不肯言。女去。心益滋疑。旣臥復起。呼斐郎。斐郎曰。來矣。卿見召耶。貝撒曰。妾觀君之病甚。何不見告。懼妾憂耶。獨不思君不言我憂。且更切。終夜不能寐。幸相告以釋其疑。斐郎竟無辭。且不敢目女。但言我非病。卿但安寢。勿過爲我憂。蓋貝撒結禱伊始耳。夫名尙羞澀。不敢齒諸口。如已匝月者。必當窮問其故矣。喉中格格如有物爲。

梗故欲吐仍茹者。再乃退歸已室。以指塞耳。如不欲聞其憂者。尋菱郎哭。貝撒聞之。曰。彼哭乎。夫何故。吾肝膽欲裂矣。夫菱郎不肯實告。懼憂女也。豈知不告而重女憂乎。貝撒獨自徘徊室中。首如飛蓬。而淚亦涔涔下。

時貝撒生才十九年。涉厯險巇之人世。此其嚆矢也。當讀書時。何知有此。今乃獨嘗茲苦。晨結婚時。且不及料也。是時百憂叢生。鍾情者竟如路人。彼初婚者。遽以爲結同心。豈不妄哉。必厯久乃可悉其心耳。世態變幻。貝撒蓋至是始悉也。

貝撒疑菱郎所以不見告。得母有奇禍臨。恐告而傷我耶。抑更有他故。不敢告我耶。如以菱郎病。固無病。其力尙能扶我乘馬也。然謂菱郎無病。其所憂則視病尤劇。豈其兄弟間有何變故耶。菱郎素友于其憂切自在情理之中。然此儘可告語。胡祕若此。終夜尋思。竟不得其故。每厯一時。色必一變。漸至慘白。厥後聞菱郎扃門聲甚厲。益懼。

貝撒反復思維。中心如焚。不能復忍。乃輕啓其戶。而竊闖之。見菱郎衣尙未解。蹀躞

室中似未就寢。燭火已熄。賴月影入室。照見菱郎之面。依稀可覩。見其容瘦損。色如死灰。而女憂苦之情。益崩騰於中矣。已乃返下鑰。坐椅上。目倦神疲。遂帶衣藉褥。枕椅上。昏昏睡去。

#### 第四章

明日八時。有一人叩門。請下樓早餐。貝撒曰。將自就食。攬鏡見己容慘白。力制之。不使外著。時菱郎已在客堂候女。女一見即知其終夜不寢。菱郎見貝撒精神惝恍。甚以爲懼。而無如何。貝撒固欲默不言。然不能忍。乃菱郎則先問女。夜來不寐乎。我則終夕未嘗合眸也。請早餐來。貝撒謂菱郎不愛己。菱郎曰。否。卿不悉吾隱耳。勿妄度。盍吻我乎。旅中無人。菱郎遽抱女於懷。迭親其吻。貝撒私自幸。然更一時歸去矣。是時猶未及知也。貝撒曰。君心安耶。菱郎蹙然撫貝撒手。卒不告以情。著者曰。此時苟明告者。或可無疑。乃菱郎則獨任其憂。不欲分之於女。女之疑。卽因是不可解。曰。君誠不愛妾。如見愛。何不告我以實。菱郎仍撫女手。而意若甚強。女進咖啡。菱郎口閉。

如不能張吻者。竟掉頭不答。貝撒曰。君稚我耶。君於妾雖僅有一日之長。然君事儘可相告。何祕若此。豈有過行不可告人者耶。妾與君業已夫婦矣。妾非稚者。君奈何勿語。妾言已。注視菱郎。又曰。妾固齒稚然愛君甚。向妾愛君女子之愛也。今則以婦之愛。愛君矣。勿見疑。事無可否。幸悉以告我。或當爲君分憂。菱郎曰。賢哉卿也。卿之愛我。目傳之矣。然我愛卿之心。亦本於至誠。於卿復何所隱。且舉我明潔靈魂以獻卿矣。卿又何疑焉。貝撒曰。感甚。女出素手把壺酌茗。神思恍惚。如在夢中。目光黯然。若莫名其妙。其憂者。菱郎心益憂痛。爲貝撒乎。亦自爲也。著者曰。新婚於人間爲最樂。在菱郎尤然。今乃易樂爲憂。然則較他人之憂。當更酷已。

女以菱郎之深憂也。極意慰藉。孰料貝撒愈慰藉而菱郎用以愈憂。而貝撒慰藉。至於無可慰藉。乃菱郎於是亦憂。至於不堪。其憂正無聊萬分之際。忽門外聲響甚厲。蓋羣客入寓之履聲也。貝撒驟聞之。驚怖特甚。寓中男女諸客皆懼。各避入室中。菱郎貝撒亦尾而入。尋一人曰。此事何可隱者。寓二十七號之巴很夫人。昨夕爲人所

殺矣。其屍業經捕長醫官檢驗。云傷在胸膈。英人陽驚曰。巴很夫人死耶。斐郎聞之。暈絕於地。

## 第五章

已而醒曰。我腦筋生平未嘗遭此刺激。今爲此態。人得母笑我童騃乎。旅中人見之。乃與貝撒共扶斐郎入一空室中。貝撒伏斐郎前。淚落其頰。呼斐郎曰。可憐哉斐郎。今少愈乎。斐郎曰。扶我之天使乎。我病甚。瀕死矣。今幸少愈也。徐張目。顧女而笑。曰。貝撒。昨夕我乃一剛愎不信上帝之人。今篤信矣。容我親卿吻乎。我將以難言之隱。爲卿告也。雖然。平時我以愛卿。故甯咽我之苦。不敢遽吐。以憂卿。卿愛我者。當鑒此苦衷也。然今不告卿。於理爲悖。幸出纖手攬我頸。以卿面視我面。勿亂。勿懼。試爲卿一一述之。頃人喧傳被殺者。我前婦也。貝撒曰。君婦耶。吾疑盡釋矣。斐郎曰。彼誠我妻。昨夕快車至。我立門外見之矣。觀彼自塚中出。似欲擠我於地獄者。貝撒曰。蓋徹言之。斐郎曰。彼蓋佯死。所以觀我也。至是忽現。實知我兩人結婚。故來肆其詭謀。彼